



殡葬专业上课书籍。

胡敏在为逝者修整遗容。

还在变大的“缺口”

每位毕业生可选十几家单位 合作单位来晚了就招不到人

心肺复苏结束，ICU里的病人能没救回来。殷艺芝想到了父亲。差不多的年纪，父亲的身体也算不上很好。

病床上的逝者，赤条条地躺着，身上各处插着管子，家属进来就哭了。“特别不好看。”这是中职阶段，学习护理的殷艺芝第一次经历抢救。“作为一个外人，我看到那个场景都很难受。我觉得他走得没有尊严。”后来，殷艺芝去了长沙，读了殡葬专业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阚文静的一位亲人意外离世。她陪着家人去往司法鉴定中心，遗体正在等待解剖，家人情绪难以控制。“当时有两个40多岁的男人，态度挺无所谓，让我家里人别哭了，说，先看一眼，万一哭错了呢？”

这让阚文静感到极大不适。“面对死者的家属，应该给予的是基本的安慰和尊重。当时我很难受，但年纪太小，力量太薄弱了。”高考结束，阚文静选择了殡葬类专业，毕业后去了东莞市殡仪馆，成为一名殡葬领域从业者。

当相关影视作品试图将殡葬业拉入大众视野时，殡葬领域的“95后”从业者们正陆续走上工作岗位。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(下称“长沙民政”)，像殷艺芝和阚文静一样的殡葬专业新生，每年都有300多人。他们在学校学习现代殡葬技术、陵园服务管理、殡葬设备维护维修等知识技能，大部分人毕业后去往殡仪馆、陵园等工作岗位，陪伴逝者走完最后一程。

如今在中国，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亡，开办殡葬专业的大专院校有5所、中专院校3所，长沙民政便是其中一个。1995年，原民政部长沙民政学校开办殡葬教育专业，国内之先河。

“现在看，人才缺口还是太大了。”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院长谭泽晶看来，即便作为殡葬类专业在校生规模最大的院校，长沙民政依然无法满足市场对于专业人才的高需求。

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国家卫健委预计，2035年左右，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这背后是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挑战，其中必然也包括殡葬业。而全国所有殡葬类专业学校，每年累计能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只有1000人左右。

“所以现在的局面是，我们的毕业生每人手头可能有十几家单位可选。有一些合作单位来晚了，基本就没有学生招了。”

全国只有8所学校开设殡葬类专业 殡葬领域公共服务供给迎挑战 每年仅输送千人 殡葬领域缺人才

每天下班之前，胡敏会把当天预约的遗体拉出来解冻。第二天上班，再为逝者穿衣、化妆。“染发也可以，涂指甲也可以。人生最后一程，漂亮一点、体面一点。”

阚文静带着棺材和骨灰盒的模具走在校园中，引来一阵侧目。“其实我就是为了参加技能大赛的。”后来她成了殡仪馆一名火化工。

殷艺芝设想过一种属于自己的死亡。“我希望我的葬礼是不一样的。不像我们农村大操大办的。以自己的意愿，去做后事。”这是她读了殡葬专业后逐渐清晰的设想。

当影视作品试图将殡葬业拉入大众视野时，“95后”早已走上工作岗位，成为离死亡最近的一群人。

预计2035年，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这背后是对包括殡葬领域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挑战。全国开设殡葬类专业的学校只有8所，每年累计能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只有约1000人。

殡葬专业“突围”

师资薄弱限制招生规模 现在最缺推陈出新人才

“学这个专业之前，我不知道殡仪馆除了火化还能干什么。”给逝者化妆、举行告别仪式、遗体的冷藏和火化，这些都是殷艺芝走进课堂之后才知道的事。

阚文静记得，刚入读长沙民政的时候，她发现除了少数几个省份，几乎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能在学院遇到。“殡葬专业是我们的王牌。”——殡葬专业本身只是一个统称，往下细分，还有四大板块，分别是殡仪服务、殡仪设备、防腐整容、陵园。

2015年考入长沙民政，阚文静选择了殡仪服务方向。专业课程涉及多个领域：殡葬法政策法规、现代殡葬服务学概论、挽联写作、现代殡葬管理学、现代殡葬服务礼仪、现代殡葬服务营销、现代殡葬文化策划、现代殡葬公共礼仪……

“我们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训，主要培训的是形体，也会练习站军姿、踢正步之类的。”

“现在的殡葬领域，早已经不是老百姓印象里没技术含量、随便谁都能干的工作了。火化工能按个按钮点着火就行？肯定不是这样的。”谭泽晶看来，如今的殡葬设备维护专业，就是希望培养技能更丰富的专业人才，不仅要懂操作，还要懂维修，这意味着需要掌握一整套设备理论知识。“再比如防腐整容方向。如今防腐液的配置、灌注，都有一些新技术出现了，这也都是原来殡仪馆的老员工所不具备的能力。”

大比例的非科班出身是殡葬领域工作者的常态。阚

文静曾经问过单位里的老员工，当时为什么选择进入殡仪馆工作，得到的答案多半是没有上过学、文化程度低，又迫于养家糊口需要下的无奈选择。

今时不同往日。如今的殡葬行业，正处在由提供传统的殡礼服务、葬礼服务和祭祀服务到将人文、环保、科技理念注入各项服务的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，在谭泽晶看来，培养大批具备有技术、有文化，更有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是当务之急。

“如今整个殡葬行业最缺的是管理人才。”年轻的专科毕业生走进殡仪馆工作，带来行业的新技术，但无法胜任管理工作。“专科三年，其实有超过半年的时间都在实习，真正学习文化理论的时间，整体还是偏少。”

在校阶段，殷艺芝同样觉得时间很紧。“就像我学的防腐整容方向，并不只是技术活，人体学的很多结构也需要学习。后期一些管理学的知识其实也会涉及到。其实学得学3年都不够。”

2022年底，教育部正式批准“现代殡葬管理”增设为本科专业。该专业学生可以通过就读本科获取管理学学位，进而以殡葬管理本科学历从事相关行业或继续深造。

“这是非常必要的。”谭泽晶透露，目前长沙民政正积极筹划申办殡葬教育职教本科专业，最快预计明年可以招收本科生。“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，我们专业的老师大都是半路出家，因为以前殡葬专业

的天花板就是专科啊。没有本科生，不做研究，这个行业你就没法去引领，整个发展就会很慢。”

人才缺口诚然大，但师资的薄弱限制了招生的规模。阚文静印象里，学院老师也和同学们交流过，此前创建殡葬专业的时候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升为本科，当然也意味着更好找工作。2017年从长沙民政毕业，如今就职于东莞市殡仪馆的胡敏，如今也和身边大部分年轻同事一样，在备考本科学历。“在这里如果能考编的话，还是希望争取一下，毕竟现在还是合同工。”

阚文静也明显感觉到，整个行业的竞争压力大了。“疫情对就业影响下，不少弟弟妹妹已经开始来问我，当年报考殡葬专业的分数线、报考条件等信息了。”

在正式找到工作前，殷艺芝去过五六家殡仪馆实习，“长沙的、广西的、江西的、肇庆的，最后选择入职东莞市殡仪馆。”殡仪馆的工作，对身高和体力都有要求。“我1.5米的身高，在给逝者整容化妆的时候，难免要搬运，单位也担心我抬不动逝者，之前被拒绝过很多次。”

除了对体力有要求，正如外界的想象，这份工作也对心理素质有着较高要求。胡敏在上一暑假，选择去老家的殡仪馆实习，这也是他第一次跟着接送遗体的师傅去太平间。“以前上课都是模拟。当时去地下室冰柜存放遗体的时候，是真的感觉有一点怕了。”

殡葬服务新认知

早已不是传统的“身后事”了 大众的观念也需要更新

因为这份职业的特殊性，殷艺芝习惯保持敏感。“比如，您好、再见，这种常见的词汇，其实都不适合对逝者的家属说。”相比于曾经学习的护理专业，殷艺芝坦言这份工作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更大。“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。每天面对低沉的氛围，可能会下了班，想到今天一些难过的事情，也会难过一会儿。这就需要情绪的调节。”这份情绪的负重不仅来源于工作，走出单位的大门，外界的偏见依然存在。“只要出了单位，我都尽量不提自己的专业。”

“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样。”殷艺芝看来，大部分人对殡葬工作的概念还是模糊的，甚至滋生所谓“天价殡葬”的灰色地带，首先是因为不了解。“我们常常不愿意谈死亡，但这是人人必经的事。”

在谭泽晶看来，如今的殡葬服务早已不是传统认知的“身后事”了，大众的观念也需要更新。“市场需求在前移，我们的服务和教育也在前移。”类如临终关怀、安宁疗护等，也都需要殡葬工作者带着心理学、社会学的专业技能提前介入，与护工共同实现临终者“真正的安宁”。

胡敏也观察到，如今自己所在的东莞市殡仪馆，也引进了相关护工组织，重点关注失独老人等群体的心理健康。“在殡仪馆也能收获一份人文关怀。”

3位年轻的殡葬工作者都觉得，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，有一些“温暖”是殡葬工作者和逝者家属所共同维系的。为逝者化完妆，家属对殷艺芝鞠了一躬。面对一个青春期末结束生命的逝者，胡敏用心做了孩子的妆容，孩子的妈妈很激动，对胡敏说了声谢谢。

如今的阚文静被分配在火化车间。“正常上班的话，就会在后面烧炉，出骨灰。如果是值班，就需要跟家属对接，了解他们在最后这个环节的诉求，尽量满足，不留遗憾。”

殷艺芝有着更长远的设想，在这个与死亡最近的岗位，她想象过一种属于自己的死亡。“我希望我的葬礼是不一样的。穿衣、化妆，按照自己的喜好来。不像我们农村大操大办的。以自己的意愿，去做后事。”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